



阳光的踪迹

董金

花城出版社

曙前散文诗丛书

阳光的踪迹

叶 金

*

花城出版社出版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187×940毫米 32开本 4.375印张 1插页 60,000字

1984年6月第1版 1984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600册

书号 10261·454 定价 0.47元

内 容 提 要

叶金的《阳光的踪迹》包括“江南碎语”、“山径晚步”、“海·星·舟”和“小河”四集，共四十五篇作品。

它讴歌了处于逆境的小人物的纯朴、善良，刻画了一镇一村，一景一物，撷取了生活中的一些细节，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人生活上的苦闷和彷徨，情绪上的抑郁和惆怅，对新世界的强烈向往和追求。

它的结论是：有阳光的地方，就有希望，就有智慧，就有真理。

目 录

《曙前散文诗丛书》前言 1

第一集 江南碎语

枫叶	6
静静的赣江	8
给一个人	10
风砂的怀念	12
黄昏	14
爱情	16
悼	18
祖国的火	19
在敌后	20
新的公路	22
西南春	24

第二集 山径晚步

山径晚步	28
山雨	30
含鄱口上	33
云	35
田野	37
牯岭之晨	39
牯岭晚霞	41
钟声	43
夫子庙	46

第三集 海·星·舟

海·星·舟	52
寻求	54
路	56
烛	58
春天	60

黄昏的告白	63
追求	66
有赠	68
海鸟	69
都市	71
小路·窄门	73
歌	75
花朵	78
星星	81
冬夜	83
蜜蜂	85
野草	86

第四集 小 河

小河	90
沉思	94
灯	98
旅人	104
生命	110

守园的孩子	117
门	123
阳光的踪迹	129

《曙前散文诗丛书》前言

散文和散文诗，是四十年代国统区报刊上比较常见的一种文学形式，不仅当时已为人熟知的散文名家乐于执笔，还有不少年轻的作者也乐于尝试，构成了一支比较大，然而分散各地的散文诗作者队伍。收辑在这套《曙前散文诗丛书》中的八本散文诗集，就是当时还只是二十多岁、三十来岁的年轻作者所写作品的一部分。

四十年代，是我们国家民族饱经艰苦患难的年代，大片国土被践踏，城市被轰炸，人民受欺凌，而国统区的法西斯统治又加重了人民的苦难，激发了人民的斗志和抗争。当时生活在国统区的这八位年轻的作者，经历的正是和绝大多数中国人民不分轩轾的艰苦坎坷日子。他们的不少篇章所描绘的，正是那个灾难的时代的一幅幅侧影，点点滴滴的记录，从不同侧面展示了他们对饱经灾难的乡土和人民的热爱，对法西斯强盗对我们国土的侵略和轰炸的愤懑和谴责，对他们生活其中的那个社会的黑暗和险恶的揭露和抨击，尽管是含蓄的，却是跃然纸上的。

这些作品，也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幅诗意图浓、情深意切的风俗画和风景画。作者们通过细微的观察、细腻的笔触、亲切的语言、真挚的感情，着力讴歌了处于逆境、生活艰苦贫困的一些小人物的纯朴、勤劳、正直和善良；热情刻画了他们熟悉的一镇一村、一景一物、一花一木之美，他们着意于撷取捕捉生活中的一些细节、一个场景、一些片断，热情倾注了他们对祖国的爱，对人民的爱：感情真挚，又是深厚的。

这些作品，更多地让我们看到了这些年轻人的内心深处：生活上的苦闷和彷徨，情绪上的抑郁和惆怅，对个人前途的不安和关注，对爱情和友情的纯真和挚着，对新世界的强烈向往和追求。尽管有些调子看起来比较低落、沉重，似乎不可理解，其实也不难理解。他们都是在艰苦的年代走过来的，环境是险恶不测的，内心负担是沉重的。他们倾注在这些作品中的思想感情，既和那个黑暗统治下的政治气氛分不开，又是他们当时所处的那个现实造成的，可以说，他们内心深处的种种感受，正是那个时代青年一代内心状态的一种反映，而不只是这些年轻的作者个人的。

在作品风格和表现手法上，看得出他们师承五

四以来前辈散文名家优秀创作传统的痕迹，但是，无论选材、形式、风格、语言、手法，又都各自留下了他们有所探索、有所创新的足迹。他们的抒情之作，都是从具体事物引发出来的，着重形象的表现，而很少空洞的议论；有丰富的想象，而又是源于生活的。他们有各自长于运用的形式，但绝不拘于一格，而富有变化。他们行文流畅，注意音色的抑扬顿挫、和谐自然；所用语言，朴实、流利、顺口，很少有华丽辞藻的堆砌、人工斧凿的痕迹。

五四以来，我们的散文和散文诗创作，经历了一段由少到多，逐步繁荣的发展历程。进入四十年代初期，由于战争关系，我们的国土上既有解放区，又有国统区、沦陷区，相互之间沟通情况十分困难，国统区的散文和散文诗创作情况也就不很为国统区以外的人所了解。实际上，这个时期，由于国统区各地日报篇幅一般只有一大张，而副刊版面有限，刊出的稿件便主要是短小的散文、散文诗或诗了。待到各地民办的小报及刊物增多，发表散文和散文诗的机会增加，写作队伍也就随着扩大。到了四十年代后几年，进入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对报纸刊物加强控制，散文和散文诗就不能不写得更含蓄、更迂回一些。尽管如此，还是出现了不少新的

散文诗作者和作品。因此，这一时期一批年轻的散文诗作者的出现，就不只是散文诗的创作队伍的壮大，也是五四以来前辈散文和散文诗名家所开创的道路的继续，说明我们的散文诗创作即便在四十年代那样的艰苦时期，也从来没有停滞不前过。

这套散文诗丛书中收进的八位作者四十年代发表的作品，有一些曾经在解放前收进专集出版过，但印数很少，目前已难找到，还有一些，大都散见于当时销路不大的各地报纸副刊上和为数不多的文学期刊上，从不曾结集出版过，现在就连当时发表它们的报纸也难一一找到了。因此，尽管这八本散文诗集的本身还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和稚弱，但现在能够收集出版，这件事的本身就自有它们的意义，那就是为我们展示了三十年代之后散文诗创作发展进程中的一个环节、一个轮廓、一支脉络；仅仅作为研究现代散文诗发展史上的一部分史料，也应该是有益的。

刘北汜

一九八二年三月二十三日于北京

第一集

江南碎语

枫 叶

野火漫过山岗，染点茫茫流空——枫叶红遍了
乡野。

骋目于广阔的原野，白云不让我亲着阳光底抚爱，象只灰鸦掠过它昏黄的影子，细微的秋风柔和地拂着我底肤发。我感到一点清幽的秋意，打从那晚熟稻子结着的黄穗……

白云翳着我的记忆，阴郁乃在心里结着瓣花。我是在那“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日子里，离开哺育我的故乡——呵，故乡，在我心头的影子是何等鲜明呵。可是，如今，鲜明的影子却压上了梦魇、魔影，荡摇于心头的已是恐惧化成的愤恨。我仿佛看见，日寇的刺刀插在故乡

的胸膛，那散发着家乡气息的泥土上，泛冒起鲜红的血流……

于是，我有一串愤怒的战栗。

而战栗之中，弥溢着深切的怀念，如春草，从江南绿向江北。我默数着从春天到秋天的这些日子，感到迢长呵迢长。

然而，我也想到：明天，还会有明天！

记得家乡似乎并不常见枫树，因而秋天里也没有眼前的满目红叶。但我怕呵，怕血流染遍今天故乡底黄叶。

——但是，明天，还会有明天！

在明天来到之前，即使鲜红的血淹没故乡，我相信，也不会从故乡听到一声投降的媚音。

——1940年2月

静 静 的 赣 江

象一个毕生尽职的老人，黄昏不会忘记拉下黑夜的长幕。

我爱在黄昏的江畔散步，因为静静的流水会抚慰我稚嫩的心。从江水昼夜不舍地追逐一个永远的途程，我仿佛懂得了自己应该如何前行。

静静的赣江，赣江上的黄昏象孕怀着万千看不见的五彩缤纷。万千个五彩缤纷丰满在我的幻想里。

水轻拂着岸边的砾石，我蹲伏着。有人也许会以为我是在偷听江水的窃窃私语。

而我，抚弄着石子，让自己仿佛消溶在黄昏与江水的静寂苍茫里。

我抚弄着石子，偶然，拾起了一个遥远的回忆。

说不清是多少年以前，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常常在课余之时，同小伙伴们在南昌的赣江畔玩耍，在石子堆里拣选浑圆而又晶莹的小石子……

那时候，我不知愁，不知忧，甚至也不知道步上层楼强说愁……

从那时到现在，流走了多少个朝朝暮暮呵。掠过的鸟翼似乎不再留下任何的踪影。而此刻，却不知谁人在我心头拉响了驼铃，……

我依然是在赣江之滨。但已是在远离南昌的上游之处。注目于流不尽的一江秋水，我知道，她将流经我童年玩耍的地方。

在日寇的铁蹄下，那地方，如今是怎么样？流水呵，你能否回流告我端详？

昔日江畔的小伙伴呵，如今在何方？是拿起了枪在和敌寇周旋于疆场，还是默默地在敌人的心脏？流水呵，你能否把我的祝福带向他们，带向远方？

——1940年2月

给 一 个 人

蹀躞于绿茵浅草上，象踏着丛丛细嫩的鬓发。
我心疼地从草坪走上土道，鞋跟敲碎了寂静的淡秋。

淡秋坠落在干沟里——
干沟里堆积着一片又一片萎落的黄叶：有的舒展，有的蜷缩；有的还带着微微的鲜亮，有的已黯淡残败……

远处飘来几声号角的颤栗，又给树梢摔向更远之处……

我在心头默默地回数昨晚的星星：一、二、三、四、……

然而，号角声远去了，星星消失了。